

新移民故事系列

切割痛苦

[美] 宋晓亮 著

华夏出版社

切割痛苦

〔美〕宋晓亮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割痛苦/(美)宋晓亮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新移民故事)

ISBN 7-5080-1188-0

I. 切… II. 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23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165千字 3插页
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请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宋晓亮 女，47岁，美籍。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美京分会创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无言的呐喊》（在台湾发表），《涌向新大陆》（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在美国、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时评、影评和杂文数十篇，并在“华盛顿新闻报”辟有专栏。

铃……铃……铃

才入睡不多会儿的李姓老大姐，伸手拉亮电灯，披上衣服，扑到桌前，拿起电话。“喂……”

“妈，思陆生了！”

李姓老大姐忽地精神了。她大着个嗓门儿地问：“是男的，还是女的？”

隔海报喜的李门独子——李环宇神情激动地喊：“是男的，七磅半的大胖小子！”

“真的！”

“这还有假！”

李姓老大姐哭了。兴奋的。

“妈，妈……”

“唉……”

“妈，越洋电话头一分钟就是 5.58 美元，你不抢着快说，干吗握着话筒不出声呀！”

“好，我说，我快说。”李姓老大姐抹去脸上的泪，“我说让你们回来生，住院省钱，吃住方便，说话更方便。可你们……”

“这不为了要那张美国出生证吗。”

“为了张出生证得多花多少冤枉钱哪！”

“将近八千美金，这还是顺产。”

“什么，将近八千！喂，我说，我说这一大笔钱全归自己出哇！”

“可不得自己出吗!”

“不是说美国都兴买医疗保险吗?”

“兴是兴，可我们没买。”

“为什么不买?”

“原先合计着买了不上算，有病没病一月近两百元得先白扔给保险公司。等思陆怀了孕再想买，人家保险公司又不卖给我们了。”

“瞧这点儿别扭劲儿!”李姓老大姐叹了口气，“这么多钱，你们可怎么个付法儿呀!”

“分期付款，这您不用担心。再说等我的生意做成了，这俩钱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倒是这么个理儿。不过眼下……”

“眼下我们可够紧的了，光尿布一月就得 50 多块钱!”

“那玩艺儿撕点破被里，扯几尺豆包布，不就全解决了。”

“不行，入了乡就得随人家的俗。这里的小孩必须得用那种使一回扔一回的棉纸尿布。”

“自己在家偷着用的东西，又是接屎接尿的玩艺儿，还用得着摆那阔气!”

“不是摆阔气。您不知道，思陆的娘家是那种凡事好比，好显摆的人家。她妈又是那种欺人有、笑人无的低俗之辈。您总不能让您儿子为了几块尿布叫老丈母娘小瞧了咱吧!”

“不能，绝对不能!”李姓老大姐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挺了挺，“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在妈这个单元楼里坐月子，门一锁，窗一关，用什么也没人知道哇!”

“妈，您又来了，您还是不明白，我再跟您说一遍，在美国出生的人，只要在本国住满十四年，一过完三十六岁的生日，立马就能竞选总统了。”

“儿子，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哇！”

“这是思陆的奋斗目标。”

“好，二百多年来，白宫的男主人一直都是白种人，看来移主改色的希望就等着咱老李家这个黄皮肤的臭孙子去实现了。”李大姐咯咯地乐了。

“您甬乐，这个雨点儿还真没准就落在了您的后人的头上了。”

“我的后人？”李姓老大姐这才一屁股坐在了木椅上。坐下后又重复了一遍。

“妈，您在叨咕什么哪？”

李姓老大姐豁然一惊，“哦，我是想问问，你们给孩子起名了吗？”

“没有，今儿个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让您给您的孙子起个好名，起个能给咱李家带来好运气的好名字！”

“好，我会，我会起出好名字来的。”

“妈，那我就多说了。我还要赶着去医院照顾思陆哪！”

“好，咱已经说了好半天了，一大笔电话费又扔出去了。”

“哦，对了，您起出名来，写信告诉我就行了。”

“当”，儿子挂电话了。

“当”，又一声，是墙上的挂钟在规律性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李姓老大姐抬头一看，12点半了。今夜算是睡不着了。她站起身来，索性把衣服穿好，走到书架前，伸手拿起《现代汉语词典》，戴上老花镜，左翻右查，也没查到令自己满意的名字。她搁回词典，又取过《辞源》二卷，再次坐到桌前，从1518页中找到了李字。先映进老花眼里的是李下。不好，瓜田李下含贬义。往下看，李玉，明末吴县人，更不好。明末崇祯上吊，社会混乱，江山失落，这名字太不吉利了。再

往下看，李白、李冰、李耳、李成……李攀龙。仅《辞源》上记载的李姓名人就有近八十位，好！当初自己将巫姓更为李姓，真是太正确了。李姓乃大姓，光从某种客观意义上讲，我已握住了希望。

望……，对，叫望，叫李再望。

巫家大丫头巫巧香，现名李清朝的环宇娘情不自禁地把长着黑斑点的右手，往书桌上一拍，就这么定了。

人活在世上都需有一份希望与寄托，也只有心存望字，才活得有盼头，有意义，也才能跃过生活中的那些大沟小坎。不过希望往往会与忐忑、恐惧结合在一起。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忐忑、没有恐惧也就没了希望。望，没有比它再好的了。

李清朝合上《辞源》，托腮凝思。片刻间，脸上的喜色，全然退尽。一种锥心的伤感，慢慢地陷进了六十岁的皱纹里。

李再望，孙子的名字叫再望，再望了半天，这对巫姓的她，本姓周的李环宇而言，其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及长远意义又在哪儿呢？

两行酸楚的泪，迅速地滑过老人那清瘦的面颊，叭、叭地滴在褐黄色的书桌上。她摘下老花镜，捂住下垂的嘴角，抽噎了。

环宇都做父亲了，他的身世秘密和自己更姓的原由，要不要对他明言？

李清朝合目静思。

她忽地瞪大了双眼，一口跟着一口地喘着粗气，不，决不！决不对儿子吐露丝毫。谎言、假话有着无穷的引力，真言、实话才是切腹的刀。在谎言、假话里活了大半辈子，又当了近三十年文学编辑的她，对真、假、虚、实的内在意义，不早就吃透了吗？

李清朝按着后腰慢慢地站了起来。她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打湿毛巾，擦了擦粘着泪液的脸。啊，真凉。初冬的午夜，午夜的冷水，凉彻骨。

二

出身富家的台湾妞——何思陆肯为大陆仔——李环宇生孩子的主要原因，由于李环宇不是一般的漂亮。

李环宇身高体壮，英俊、潇洒。他既有北方汉子的粗豪，又蕴南方儿郎的秀逸。他眉浓、鼻挺、唇红、齿白。不过惹动了何小姐之芳心的主要部位乃是他那双不多见的眼睛。

他的眼像寒星，像秋水，也像一团燎人心旌的烈火。他的双眼皮又宽又深，他的眼睫毛又长又黑。那双晶莹澄澈的眼珠这么一瞟，那么一瞄，像是特意地在勾人心魄，松人筋骨。他的眼会说话，会作诗，看到他的眼，人们会发痴，会发狂，会忘记自己是谁。

就因为他长了这么双眼，一迈进学校大门，就当上了一年一班的班长。自习课上，只要他往班主任的位子上一站，全班顿时鸦雀无声。同学们都静下来观赏李环宇的眼睛。

有人说长相能主宰命运。这小子长了这么双令人心醉神迷的眼，就目前情况，可说是鸿福来临了。

在马里兰大学企业管理的进修班上，他只看了何思陆一眼，何姑娘立刻就眼晕、心跳，四肢不听使唤了。“触电了。”

尽管何思陆脸不白，眼不大，腰不细，腿不长，与李环宇对话时，总得把后脑勺仰在后脊梁上，即使脚上蹬着八分高的“矮子乐”，脑袋顶也只能取平于男方的肩头，但禁不住

她有十二缸的 Jaguar（美洲虎）跑车，她妈有像卫生球那么大的珍珠项链，有十克拉的大钻戒，有价值七万美元的翡翠耳环等等稀世珍宝，还外加何府那栋能卖七十多万美元的豪宅。把这些李环宇从没见过过的东西都加在何思陆的户头上，她就是十全十二美的了。

按说李清朝从小就对儿子灌输了不爱财，不攀富，要以德论人，以才取人之做人的大道理，可他既然遇上了这么一位掏心掏胆地爱他的阔小姐，他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娘知道了也不会把他打成变色变质的嫌疑犯。尤其是对一个才抵美不久，尚不知何处安身的他来说。

何思陆是属于那种黑得好看，矮得匀称的小姑娘。她一笑两个小月牙眼一挤，齐齐的小白牙一露，也真透着叫人喜欢。李环宇若娶到她，用香港人常说的一句话，全搞定了。

何思陆是铁了心地要和李环宇成双配对，可令她惴惴不安的是她那个主宰着万物的娘若坚决反对她与大陆人联姻，可怎么办？还有她哥，欺贫爱富的何兴；她嫂，见利忘义的麦丽春也跳出来阻止又该怎么办？

管他呢，婚姻自主，谁也无权干涉。不，自己和环宇眼下都无安家立业之资本。这是美国，没钱一天也活不了。自己若私下做了主，惹怒了老娘，来个扫地出门，那么何家那些本应属于我何大小姐的财富，岂不全归何兴公母俩了。

何思陆在煞费苦心地合计着。

对，想起来了，找老爸去。先听听他的意见，他若同意，再让他去探探妈的口气，妈如果也不反对，这世间的美事、好事，我何思陆不就独揽了吗。

她老爸有那么大的用途吗？她在考虑其婚姻大事时，恨不得把八岁的小侄女的插言都纳入正章，竟把父亲在何家的

威望丢在了脑后。

何府男主人何汉疆看上去像个特别斯文、特有修养的老学究。每当其另一半在私邸摆宴豪邀八方名人到他家大吃大喝，大捧大架何家是华府中国人堆里的首富时，他一肩扛起所有的奉承，倒也背直、胸挺。说起话来，也每每都是词达意，意扣题。别看他原先只是个团级长官的勤务员。

他的内人何苏美姣只因貌似杨玉环，性如潘金莲而深得何勤务员的上司的上司的一个大长官的“垂爱”。

苏美姣第一次被那个大长官压在身下的事传到何勤务员的耳朵里时，他想杀人，想拼个你死我活。然因双方实力太过于悬殊，他只好忍恨退降。后来他想通了，反正你苏美姣的“头一水”也是让我先“蹚”了。往后吗，谁他妈的给钱，给的多，就随他妈的胡蹚、瞎蹚吧。细一琢磨，活在世上要那么多讲究干吗，什么事业呀，爱情呀，家庭呀，去你妈的巴子吧！这个世上什么最难？赚钱。钱是硬头货，有了钱，还怕找不到补缺的女人？他清楚，自己天生就不是块挣大钱的料，也不想沦为那种靠吃苦挣几个小钱活着的普通人。古语说，“王八有酒喝”。现在已有人肯出钱替自己养活老婆孩子，豁出她那个“破玩艺儿”还吃亏吗？只要苏美姣能咬住那个王八蛋的心，就不怕吸不干他的血。

她挣钱供我吃喝玩乐，这不也是报复的一种吗。

何汉疆想明白了老婆偷人乃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之后，他不但不搅局，并主动帮其妻接约会电话，还外带“送货上门”，接人回家。

原本苏美姣一直心存歉疚，到了这一会儿，她一看自己敢情嫁了这么个没有血性味儿的死男人，竟恬不知耻地要和

自己分“红”，不禁悲从中来。

她哭了。哭过之后，自己忽然弄懂了一个理儿：要想达就今生夙愿——成为上层社会的贵妇，只有死心塌地让“他”玩弄，用“他”给的钱财来购置一顶贵妇的桂冠了。想到此，她擦净了脸上的泪，郑重其事地与夫君谈起了分钱之事。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双方终于签下了三七开的合约。男三、女七。不过在“送货”、接人时，女方每次要付五美元的小费（可用台币折合），另则，赶上刮风下雨的天，男方还要多收两块美金。

夫妻二人拍板定了案，何汉疆便把绿帽子往脑袋顶上一扣，“贤内助”又在帽子两边缝了两条布带，帮夫君往下巴上一系，何勤务员牢牢地戴了二十几年，他家就变成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人家。

六十年代末期，那个大长官得病了。不久，苏美姣就举家迁至美国。

来时，由于她把过去赚取的钱财和养就的阔妇气派一并带进了新大陆，所以不到一年半，何府的“盛誉”，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中就广为流传了。

苏美姣是个不堪“寂寞”的人。何汉疆也有自己的乐子。不过何公的谋略与苏氏相较，可说是计高三筹。他的那些风流韵事，别说是内人毫不知情，就连常到他家去大吃大喝的那些“名人”及名人中的几位专爱制造谣言和挖掘他人丑闻的长舌妇，也全都把何公当成了美姣的贤郎，子女的慈父，行伍间的秀才和朋友中的尊者。

在苏美姣眼里，何汉疆只不过是一条任她呼来唤去的狗。平时，家里有事他无权参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

懒得插手管。久而久之，男主人的实际用途，只限于在面对外人时，才能产生出“光电”效应。

这一回，何思陆拍出“废弃物”的主要原因，她觉得最了解她妈的人，还是他老爸。了解就有制胜的希望。

暮春的傍晚，在后院樱花树下的藤椅上打酣的何老头被女儿揉得直晃悠。

“爸……爸，你嘴上有鸟屎！”

何老头想搭腔，可睡意未尽，没力气说。

何思陆跑进屋，拿来一盒纸帕，捏着鼻子，呲着牙地给他往下刮。

“呀，恶心死了！”

老头醒过来了。他两眼一瞪，“你抠我的牙干什么？”

“屎，鸟屎！”

“鸟屎！”老头霍地坐直了身子，“在哪儿？哪有鸟屎？”他本能地胡噜了一把秃脑袋，“这玩艺儿若掉在头顶上可不吉利呀！”

“您的头那么光，那么亮，掉上去也得滑下来。”

“这丫头，净取笑你老爸。”

“你不快进屋洗洗嘴唇子，干吗又卧下了？”

“洗嘴唇子干什么？”

“洗鸟屎，刚才那鸟屎就拉在了您的上唇上。”

何老头伸手抹了一把胡茬稀疏的上唇，“没有哇，什么也没有哇！”

“要不我妈老嫌你脏，嫌你粗，来美国都二十多年了，还那么不讲究！”

何老头把手一横，“停！”他扭脸往屋里一瞅，“还好，山大王没出现。”

思陆扑哧笑了。“我妈还真有威!”

“屁!”何老头眼一斜,嘴一撇,“什么威,还不是托着死猫子上树的事!”

思陆瞪大了眼睛,“你是说,我妈是死猫子,她的威都是您帮她托出来的?”

何老头不说话了。他静静地望着思陆,那眼神,让人觉得里面潜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题目是:我的妻子苏美姣。

思陆明白了。她转身往另一把藤椅上一坐,“爸,您会一直托下去吗?”

何汉疆把“杂草绕秃山”的大圆脑袋往藤椅背上一靠,“不托下去,半截一松手,死猫子叭一声掉下来,对我,对你,对咱们何家……”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丫头大了。”

思陆侧身挤着老爸,“爸,你好好哇!”

大黄狗摇头摆尾地凑了过来。思陆踹了它一脚,“去,去,人家要和爸谈点正经事,你来瞎起什么哄!”

“非洲人们觉醒了。”何老头推开思陆,绷脸问道:“丫头,你今几个跟我这么热火,八成是要利用我什么吧?”

思陆一甩胳膊,一撇嘴,“利用您,多难听呀!”

“用词不当,敬请赐谅!”

思陆推了老爸一把,“您别闹了,我真是有事要和您商量嘛!”

“真有事就直说吧!”

思陆欠起屁股,把嘴凑到老爸耳边。“明天晚上我请您到‘醉香楼’去吃活龙虾怎么样?”

“什么,你请我吃活龙虾?”

“对呀。”

“丫头，老爸接受不了哇！老爸受宠若惊呀！”

“您小声点好不好！”思陆急忙站了起来，拖起老爸，“走，咱到前边那片枫树林里散步去！”

华盛顿西北方蒙郡县的西北部，处处是丛林，处处是湖泊，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绿茵。耸立在林间花中的各式洋房在美丽宁静的自然景观的映衬下，如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洋画。

这个地区方圆几十里，无一家工厂，无一家噪音超过 55 分贝的车间及商行，加上四季分明，空气品质尤佳，就居家养身而言，敢和天堂媲美。

漫步在曲径通幽的林间小路上的何氏父女一声不响地走哇走。

“打哑谜呀？”

“您脚上的麻筋溜开了？”

“溜开了。”

“能和您说话？”

“早能了。”

“爸，我有男朋友了！”思陆选用这种突如其来的通知术，其目的是想测出老爸在不知情之下的真实反应。

“瞧出来了，早瞧出来了。”何老头斜了一眼羞色满面的宝贝女儿。

“爸，您好坏哟！”何思陆抽出抱着老爸的右臂，把脸扭到一边，用牙咬着大拇指，“您瞧出什么来了？”

“瞧出，瞧出你的脸添了红，你的行动现了迹，还听出你的心跳声，有时高达一百二。”

“净拿人穷开心！”

“嗨，什么叫穷开心哪，老爸这是关心你，替你高兴！”

“谢谢爸!”思陆把脸转过来了。

“用不着，快把你心上人……”

“他是从大陆来的。”

“什么，从大陆来的?”

“对，从大陆来的。”

何老头就近往一条灰褐色的木板长椅上一坐，“从大陆来的人，若是没有点说头儿，你妈是不会同意的。”

“这不人家就……”

“就把我抬了出来?”

“不抬您，还能抬谁呀!”思陆边说边坐在了老爸身旁。

“得，又一回。”何老头白了思陆一眼。

“又一回什么呀?”

“受宠若惊呀!”

“您别闹了，人家真是想和您谈正经事嘛!”

“好，好，别嘟嘴，谈正事。”何老头突然用极为严肃的目光瞅着思陆。“告诉我，他的家世如何?”

“他……”

“他若是贫寒出身的，就没多大希望。尤其是不能与工农子弟有关连。”

“为什么?”

“这是你妈的一大忌讳!”

“妈自己不也是穷家的孩子吗?”

“就因为她是穷人出身，所以才打心眼里厌恶那些家世不富的人。”

“她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怕穷人影响了她什么吧。”

“在我眼里妈比豪门的阔妇还气派十倍，又有哪一个穷人

会影响到她呢！”

“这你就不懂内幕了。你妈的气派全是学的，装的。她只有瞪着两眼四处结交名门大户，才能进一步地提升她的人格。若一不留神，沾上了穷苦人的边儿，自然害怕那些名人们会说她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原来她活得这么复杂呀？”

“何止复杂，其实她活得比谁都苦。”

“她苦什么？她要什么有什么。”

“傻丫头，人的欲望会有止境吗？你的妈妈就是那种好虚荣、好攀比、好嫉妒、好出风头，凡事老得拔尖儿、老得盖住所有亲朋的最最‘完美者’。”何老头摇头苦笑，“你妈一直是在吐着血地浑充着。”

“何苦！丢掉那些虚虚假假，实实在在地活着该多好。”

“谁说的不是！只可惜你妈已‘病人膏肓’了。她虚假了大半辈子，其虚名已然传了出去，想实在也来不及了。”

“好傻，我妈活得好傻呀！”

“可不么，你看她一摆宴席就是一两百张请帖的往外发。那些被请来的人，在吃她喝她之前，是又拥抱，又贴脸，又夸、又赞，可等他们的肚子撑大了，鼓高了，一抹嘴，一斜眼，一调头，一走出何家大门，不凑一块儿嘀咕她的，就是你妈的最最知己了。”

“您既然已看透了，为什么不阻止妈？”

“阻止？那不等于搦她的大嘴巴子吗！过年、过节、过生日、生孩子、接朋友、迎亲戚等一系列的大事小情，咱家若不邀客、不摆宴……”

“破产了，下监了。”

“对，这话可算说到纲上了。”何老头仰天叹息，“其实你